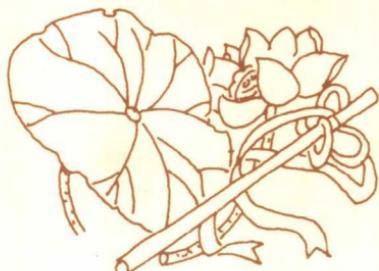




xiandai
xueshushishangde
suwenxue

现代学术史上的 俗文学



湖北教育出版社

陈平原 主编

现代学术史上的

xiandai
xueshushishangde
suwenxue

陈平原 主编

湖北教育出版社

俗文学



(鄂)新登字 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学术史上的俗文学/陈平原主编.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4

ISBN 7—5351—3984—1

I. 现… II. 陈… III. 通俗文学—文学史—中国
—20世纪 IV. I209.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03584 号

出版 发行:湖北教育出版社
网 址:<http://www.hbedup.com>

武汉市青年路 277 号
邮编:430015 电话:027—83619605
邮购电话:027—83669149

经 销:新 华 书 店
印 刷:黄冈日报社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版 次: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字 数:400 千字

(438000 · 黄冈市八一路 76 号)
3 插页 16.5 印张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 000

ISBN 7—5351—3984—1/I · 132

定价:30.00 元

如印刷、装订影响阅读,承印厂为你调换

序　　言

陈平原

2000年初,由于机缘凑合,我接手中国俗文学学会的工作。在3月4日中国俗文学学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开幕式上,我作了专题发言,着重谈学会发展的五点设想(参见《我看俗文学研究》,2000年3月15日《中华读书报》),顺带解释为何将这次讨论会的主题设定为“现代学术史上的俗文学”:

选择“学术史上的俗文学”作为议题,基于如下三点考虑:21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家,无法完全漠视“俗文学”的存在;而这,有赖于我们自身研究水平的迅速提高,而不是咄咄逼人的挑战姿态;学术史的清理,可以让我们获得清晰的前景,起码知道“路在何方”。

会议反应很好,年轻朋友兴致勃勃,挽起袖子摆出大干一场的架势。随后两年,除了诸君各自进行的研究项目,学会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学术史清理方面。一是陆续召开郑振铎、阿英、周贻白、俞平伯等先辈学者的纪念会或专题研讨会,一是筹备本书的撰写与出版。

这期间,学会曾于2001年10月18、19日举办“俗文学与现代

“中国文化进程”学术研讨会,除了突破学科藩篱,将俗文学研究与整个现代中国思想文化进程相勾连,更希望借此介入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2001年10月24日《中华读书报》以《学者呼吁加强中国俗文学研究》为题,对此次会议进行了专门报道,其中提及我的即兴发言:

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北京大学中文系陈平原教授在开幕式上强调:“20世纪中国文化的进程与俗文学的关系密不可分。”他从文学史、思想史和学术史三个角度阐述了这一论点。他说,从文学史方面看,俗文学自晚清始即从革新文体的角度受到关注,五四以后,认为俗文学是文人创作的资源和动力的思路更得到普遍认同。纵观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俗文学的兴衰对新文学的发展影响重大。今天的文学研究在关注西方思潮影响的同时,不应忽视来自俗文学的影响。在思想史方面,陈平原说:“并非所有的文学形式都具有思想史的意义,但俗文学的崛起与20世纪中国政治、思想的变迁密切相关,因而具有深厚的思想史价值。”从学术史角度说,陈平原强调俗文学给其他学科提供新资料和新角度的重要意义。他说,现在学术界很重视考古新发现所提供的资料,其实,俗文学中那些以往未被关注的资料也应得到重视。他由此呼吁各方面支持、加强对俗文学资料的收集和整理。

这篇“本报讯”颇具专业眼光,且记录精确,只是因篇幅有限,不能不删繁就简。而学者的发言,除了大思路,还必须辅以若干专业性论证,否则,容易给人大言欺世的印象。这次正好借着写序的机会,为当初的发言略作补充。

谈论晚清以降文人学者从文体革新角度推崇俗文学,我想到的,不仅仅是梁启超等如何从改良群治的美好愿望出发,将原先不

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抬举到“文学之最上乘”;也不仅仅是周作人、刘半农等创办《歌谣周刊》在文学史上的意义。五四时期的“平民文学”,经由30年代的“大众文学”,发展到50年代盛极一时但流弊丛生的“民间文学主流论”,其间虽多有差异,但基本延续了20世纪中国文化人普遍具有的“民间”崇拜。80年代以后,文学界的主流是重新面向西方,热情拥抱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可也有例外,读读阿城、贾平凹、韩少功以及高行健等人的小说,你就明白,俗文学依然是中国作家重要的养分。而且,接纳本土的“俗文学”,与拥抱西方的“先锋派艺术”,二者未必完全不能兼容。

在我看来,并非所有的文学形式革新、文学思潮激荡、文学流派诞生都具有思想史的意义。“俗文学”之所以非同寻常,值得认真关注,就在于其超越文学,与思想潮流乃至政治运动直接挂钩。以民歌的命运为例,想想歌谣的征集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突进、陕北民歌的转化与毛泽东文艺思想权威的确立、《红旗歌谣》的编撰与大跃进的狂热,乃至小靳庄诗歌作为文化大革命的插曲,在这些神奇的个案里,文学尝试与政治运动几乎密不可分。讨论这些个案,单在文学成就方面“斤斤计较”是不够的,必须将其与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及精神风貌结合起来,才能明白其功过得失。对于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平民”、“大众”、“民间”等词汇,代表的不仅仅是文化资源,更是生活经验与思想立场。

我注重的不只是俗文学(或民间文学)作为学科的意义,更强调其对整个现代中国学术的贡献——包括立场、眼光、方法以及资料价值。在某种意义上,俗文学已经成为史学及文化研究的重要的资料库,不同学科的学者乘兴而来,满载而归。傅斯年号召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如果不作排他性的理解,乃是史学研究“题中应有之义”。只不过世人一谈新资料,马上联想到刚出土的文物,而借助出土文献及实物,确实可以解决许多悬而未决的难题。不过,并非每个学科每个课题都有如此运气。我很

欣赏清末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中的说法：以旧眼读新书，新书皆旧；以新眼读旧书，旧书皆新。文学的雅俗，以及研究资料的新旧，也当作如是观。

由于偏见与无知，许多存世资料，目前仍未能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文史学者中，懂得利用图书馆、档案馆的多，擅长使用旧报刊以及俗文学的，可就不那么普遍了。此等资料并非深埋地下，甚至可以说就在眼前，就看你会用不会用。用得好，真的是“神乎其神”，给人焕然一新的感觉。不管是使用现已整理出版的，比如大陆的“三套集成”以及台湾的“俗文学丛刊”，还是结合具体研究专题，随时随地进行田野调查，都可能给文学及文化研究打开一片新天地。近年，随着研究者的目光逐渐从传统的政治史，向社会史、文化史、生活史、心态史等转移，“不太可靠”但明显充满活力的俗文学，正越来越多地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对目前还不太景气的俗文学研究，抱有很大信心。

今年对于中国俗文学研究来说，有三件事值得关注：一是不少专家撰文悼念年初辞世的钟敬文先生；二是中国俗文学学会正积极筹备《歌谣》周刊创办 80 周年纪念会；第三便是本书的最后定稿。这三者都指向一个共同目标，那便是借助对一个已经消逝了的学术时代的追忆与反省，明确发展方向，聚集学术队伍，以便重新出发。

“现代学术史上的俗文学”，这是我心仪已久的好题目。可惜对于此课题，我能做的，仅局限于“积极倡导”；至于具体撰述，实有赖于各位专家。在我看来，学科史的回顾与自我反省，须依靠各学科的专家；至于专门从事学术史著述者，擅长的是学术思潮的描述以及思想史路向的分流，而很难真正深入到具体学科内部。经过 30 位俗文学研究者近两年的共同努力，“现代学术史上的俗文学”终于从话题变成书稿，这无疑是件令人高兴的事。这么说，不仅仅出于私心，更是站在广大读者的立场。试想想，诸多学有专长者就

自己熟悉的专题撰写言简意赅的评述,既是总结,也是展望,不等于为后来者搭建起得以大展身手的工作平台?

本书的出版,除了诸位作者的同心协力,还得感谢湖北教育出版社给予的大力支持。在世人普遍追求“最大利润”的时代,仍有一些谋其功而不计其利的学问家和出版家在辛勤耕耘,这无论如何是令人欣慰的。

2002年7月25日于上海旅次

目 录

序言/陈平原	1
上编	
20世纪中国神话学简史/陈连山	3
20世纪传说故事研究/刘晔原	28
20世纪中国笑话研究/段宝林	45
20世纪中国寓言研究/段宝林	61
歌谣研究概述/王 娟	71
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史 克	95
诗钟研究的逐渐展开/王鹤龄	117
20世纪相声研究回顾/耿 瑛	125
20世纪的鼓词研究/蔡源莉	138
20世纪评书研究回顾/耿 瑛	153
20世纪的弹词研究/蔡源莉	165
20世纪中国宝卷研究回顾/车锡伦	180
近百年来子弟书的整理与研究/陈锦钊	201
敦煌俗文学研究回顾/白化文	219
20世纪通俗小说研究回顾/程毅中	244
百年之蜕：现代学术视野下的戏曲研究/刘 祯 张 静	268

下编

20世纪关于中国俗文学概论与发展史著作述评/陈泳超	307
俗文学研究机构的演变与成绩/王文宝	354
台湾俗文学研究的概况/丁肇琴	370
20世纪香港俗文学研究/谭达先	392
海外中国神话学与现代中国学术：回顾与展望/叶舒宪	
	415
周作人的俗文学研究/陈泳超	438
刘复的俗文学研究/白化文	446
顾颉刚的俗文学研究/顾 潮	449
郑振铎的俗文学研究/郑尔康	457
阿英的俗文学研究/刘荫柏	467
陈汝衡的俗文学研究/韦明铧	474
谭正璧的俗文学研究/陈永剏	481
赵景深的俗文学研究/李 平	488
钟敬文的俗文学研究/董晓萍	497
娄子匡的俗文学研究/陈有升	507
关德栋的俗文学研究/车锡伦 山 曼	510

上 编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20世纪中国神话学简史

陈连山

一、神话价值的发现

在强调经验理性、崇尚史学的中国古代精英文化体系中，超现实的神话的价值是被忽视的，传统学术体系中也没有神话学的地位。作为精英文化载体的古代典籍中甚至也没有“神话”这个词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没有神话。实际上，中国古代先民曾经创造过非常丰富、美丽的神话作品，只是得不到士大夫们的肯定，未能全面进入典籍而长期处于自生自灭的民间状态而已。少数作品幸运地保存下来，才让今人得以瞻仰远古神话的风采。古代学术系统中，对于神话现象的看法一直笼罩在史学话语之下。要么信以为真，于是相信神话就是历史、或者至少是象征的历史，如孔子、董仲舒；要么斥为虚妄，完全否定神话，如王充。虽然双方结论相反，但是双方的基本根据都是史学性质的判断标准——“真假”。

鸦片战争以后的社会动荡逐渐冲垮了传统社会体制与文化观念，满清政权的合法性、儒学经典和传统古史观念的神圣性都遭到质疑。适时而入的西方文化思想则为重新认识中国社会与文化提

供了参照系和新方法。一批有志于学的志士仁人在中西方文化碰撞的启发下,力争在科学基础上、在东西方比较的前提下追溯人类文明的源头,中国文明的源头,目的是重塑中国文化。由于中国上古时代的历史、种族和文学问题都与神话密切相关,于是文学家如鲁迅、周作人、茅盾,历史学家如夏曾佑、顾颉刚、陈梦家,人类学家如黄石、林惠祥等,纷纷涉足神话领域。于是,西方近代产生的一门人文社会科学——神话学就顺理成章地从欧洲和日本传入中国。人们希望从神话中重新认识民族历史与文化,让神话成为创新文化、启迪民智的新工具。这方面,茅盾的思路是具有代表性的。茅盾于1916年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对于西方各种新知识如饥似渴。他后来回忆当时自己以及朋友们何以对神话学产生巨大兴趣时说:“……当时,大家有这样的想法:既要借鉴于西洋,就必须穷本溯源,不能尝一脔而辄止。……借鉴于欧洲,自当从希腊、罗马开始,横贯十九世纪,直到‘世纪末’。……这就是我当时从事于希腊神话、北欧神话之研究的原因。”^①正是在这种思路指导下,久受冷落的中国神话终于引起国人的普遍兴趣,最终被纳入到新的中国文化体系之中。

1903年是中国神话学的诞生年。三部从日文翻译过来的文明史著作最早使用了“神话”和“比较神话学”等词汇^②。留日学生蒋观云的短文《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第一个在自己文章中使用“神话”一词,而且宣称:“一国之神话与一国之历史,皆于人心上有莫大之影响。印度神话深玄,故印度多深玄之思。希腊之神话优

① 茅盾:《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生活之二》,《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2期,第53页。

② 马昌仪:《中国神话学文论选萃·中国神话学发展的一个轮廓》,第9页,中国广播出版社1994年版。

美，故希腊尚优美之风。……神话、历史者，能造成一国之人才。”^① 这篇文章有四点值得注意。其一，它区分了神话与历史。这在中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以后顾颉刚的古史辨研究核心就是揭示古史之中的神话内容，把神话剔除于历史之外。其二，虚构的神话有独立于史学之外的美学价值，可以“深玄”、可以“优美”。其三、神话对于培养人才有着和历史同样的重要作用。神话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功能在晚清时代是最受社会关注的，神话在新文化体系中的地位也借重于此。第四，东西方神话的比较认识。在以古希腊神话和印度神话为基本研究对象的西方神话学的眼光之下，中国古代神话难免相形见绌。蒋观云评价中国古神话“最简枯而乏崇大高秀、庄严灵异之致”，所以其美学价值和社会教育价值都不及希腊神话和印度神话。以上四个方面在未来中国神话学发展中产生了深远影响。

蒋观云的这些思想主要来自西方神话学，它打破了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中笼罩在神话观念之上的史学话语，神话无须仰仗“事实”而自有其价值。于是，一向被视为“怪异”、“虚妄”的神话终于被赋予独立的意义（尽管蒋观云的说法有些夸张），这就确立了神话研究的基石。在现代神话学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学人终于走出了古代知识分子要么迷信神话、要么否定神话的怪圈。

1905年至1906年，夏曾佑陆续出版了《中国历史教科书》。他认为任何一个民族的“古事”都是“年代杳邈神人杂糅”的，实际就是神话。神话先是口耳相传，随着文字发明而成为第一本书。于是，“其族之性情、风俗、法律、政治，莫不出乎其间。”他首次提出春秋以前的古史为“传疑时代”，“中国自黄帝以上，包牺、女娲、神

^① 原载《新民丛报·谈丛》第36号，署名观云。引自马昌仪《中国神话学文论选萃（上）》，第18页，中国广播出版社1994年版。

农、诸帝，其人之形貌，事业，年寿，皆在半人半神之间，皆神话也。”^①他揭示了传统文化中十分神圣的古史的神话本质。这既打击了传统历史观念，也展示了神话学的价值。夏曾佑的做法直接启发了后来的古史辨学派。

鲁迅把神话视为原始人的宗教需要、哲学需要^②。由于当时一些人排斥一切宗教，并贬斥神话为迷信，所以，鲁迅从宗教的合理性出发，肯定了神话作为一种正当信仰的合理性。1908年，鲁迅在《破恶声论》中说：“夫人在两间，若知识混沌，思虑简陋，斯无论已；倘其不安物质之生活，则自必有形上之需求。故吠陀之民，见夫凄风烈雨，黑云如盘，奔电时作，则以为因陀罗与敌斗，为之栗然生虔敬念。”另外，针对当时某些新派人物完全从“科学”出发，否定神话想象的观点，鲁迅则从一个文学家的角度予以反对。他说：“夫神话之作，本于古民，睹天物之奇觚，则逞神思而施以人化，想出古异，淑诡可观，虽信之失当，而嘲之则大惑也。”^③这是对神话想象的文学价值的肯定。新文学创作中不少沿袭神话母题的作品，大都是看重神话想象的价值而加以利用的。如郭沫若的《女神》，鲁迅的《故事新编》等。在1923年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更进一步肯定神话是文明之源头：“……神话不特为宗教之萌芽，美术所由起，且实为文章之渊源。”^④

神话的意识形态意义，在晚清那些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学者中受到普遍关注。出于反清排满目的，民族起源神话尤其受到重视。章炳麟采用西方人类学关于图腾和原始母系社会的理论去观

① 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三联书店1955年版。

② 《鲁迅全集》卷七，第23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③ 《鲁迅全集》卷七，第242页。

④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9页，北大第一院新潮社1923年版。

照中外各族族源神话，特别是满族、蒙古族和汉族的族源神话。^①蒋观云用昆仑山神话和西王母神话来考证汉族起源，成为“汉族西来说”的代表之一。而革命家陈去病则驳斥历代王朝更替之时就编造不夫而孕的祖先神话：“托诸离奇瑰玮妖妄不经之事，以征帝王受命之符”，“推其究竟，乃莫非笼络愚民之计，而视君位为私产也。”^②并指出这和远古时代因为原始草昧未开造成的“只知其母不知其父”是大不相同的。尽管这些研究的意识形态性质过于强烈，但是在晚清时期推动中国神话学建立的过程中，它们是有着一定影响的。

二、中国神话学的建立

1. 西方神话学的全面引进与人类学派的独尊地位

由于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中缺乏可资利用的神话学资源，20世纪的前30年，中国神话学界的很大一部分力量都用在引入西方神话学观念和理论上面。而由于神话在现代社会中最大的价值在于文学，新文学的早期代表人物都十分重视神话和神话学。鲁迅、周作人在日本留学期间就广泛接触了欧美国家的神话学著作。对于马克斯·缪勒及其语言学派、安德鲁·朗及其人类学派以及其他新旧神话学理论，都有相当的了解。1917年，周作人就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欧洲文学史和希腊罗马文学史，更促使他深入地研究了希腊罗马神话。周作人对于当时比较成熟的人类学派的神话研究

^① 章炳麟：《訄书·序种姓上》，第38—39页，日本翔鸾社1904年版。

^② 陈去病：《清秘史》，第1—2页，广文书局1976年影印版。